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
第四十五回 靈宅洞群妖畢集 北鳳山二翠同修

老蚌自此在七竅衙中，珠蓮以閒人奉之，亦不使之修其驅使。母女無事，時時商議復三緘之仇，以杜道門。七竅不知，惟放衙時與珠蓮飲酒為樂。且說老蛟自海島戰敗受戮，精靈不散，四處雲遊，得遇靈宅真人，飲以固魂丹，收為門徒，儼然魂與魄合，形影如常。

時逢夏月炎天，蛟王隻身獨影，游至海岸，望見海角之地，依舊滔滔白浪，密密曉煙，想到當年在此稱王時，蛟子蛟孫奉承奔走，何等尊貴。忽遇海兵圍困，兼之天仙下助，不獨吾身受誅，蛟氏子孫死於海角者不可勝數。迄今思及，真令人神傷矣！於是躊躇四顧，欲去不忍，欲留恐觸師怒，只得乘風空際，將昔日閒遊地面探看一遍，轉身而歸。

行至島中，遙見黑煙一縷，不徐不疾，來自當頭，見蛟王風聲濃濃，停而弗動。蛟王因思：「彼屬何妖，見吾挺立，豈欲與吾角力者，須整頓精神以待之。」孰意蛟王風車不行，黑煙一卷，斜向西去。蛟王曰：「此究何妖也，待吾追問來歷，或係同類，約投吾師，習道以復前仇，有何不可。」計定，驅動風車，力向黑煙追逐。黑煙聽得風聲相逼，愈去愈遠，迅疾非常。蛟王追有百里之遙，黑煙掉轉頭來，內現烏龍一條，張牙舞爪。蛟王亦於青風內面，現出本像，耀武揚威，相持良久。

黑煙欲行，蛟王曰：「吾之追爾者，以有言於爾也。爾何似欲與吾遇，而又畏相與遇，如其殆以我為尋常妖物，見則立分雌雄乎？」煙中言曰：「吾見爾並力馳追，心有所疑，恐爾非懷好意也。如爾有言於吾，何妨風車齊駐，相談來歷，以遣愁思。」蛟王然之。剛駐風車，對面一晤，蛟王驚曰：「爾毒龍真人耶？」毒龍亦訝曰：「爾蛟王耶？」蛟王曰：「聞汝已喪乃軀矣，何尚在人世？」毒龍曰：「吾因紫霞老道身肩巨任，心甚不服，欲阻三緘以閉闡道之門，奈計未成死於彼手。而今精靈不散，遍遊四方，誰知徒有精靈，未似在生時能與群仙鬥法也。然汝自東海兵敗，死於仙真法寶之中，又何尚在人世？」蛟王曰：「吾身死後，靈亦不散，空際雲遊，想及蛟宮之榮，無日不淚濕衣襟。幸到紫谷山得遇靈宅仙子，收為門徒，飲以固魂金丹，因而魂魄相凝，仍似生時景象。師言再服數粒，舊體可還。今因思念前情，獨自遊玩，不期與真人相遇，真所謂三生有幸。」毒龍曰：「汝有師如此，胡不道吾一拜門牆？倘得精靈堅固，能還本體，吾與汝之深仇可復矣。」蛟王曰：「真人欲投吾師，可隨吾來。」遂駕風車，齊奔紫谷。

甫離海島，前面復有黑氣一團。毒龍曰：「黑氣又是何妖？」蛟王曰：「吾等在茲佇立以俟。」頃之，黑氣當頭而至。蛟王呼曰：「黑氣之中，何妖所在？如不速言，看吾法寶。」言猶未已，黑氣內泣而答曰：「吾乃冤魂，非妖也。」蛟王曰：「冤從何來，魂為何物？」黑氣內復答曰：「吾係海角老蝦季子，前日東海興兵，我蝦宮子孫最弱，不能任撻伐之力。惱恨蚌母刁弄蛟王，務要點為兵丁，與龍兵相鬥。蛟王不識時務如此，即殺絕彼家眷屬，吾猶不足。要將那多事蛟王擒著，細細碎宰，放入油鍋濫煮，方遂吾心。」蛟王曰：「汝何與蛟王傷心若是？」蝦妖曰：「可恨他是山中出草蛇兒，東修西煉，不過將頭顱更放，似龍非龍，假以長大身軀，壓及蝦氏孫子。吾久欲誅彼，奈伊強吾弱，力不能勝。幸得東海一戰，這蛟龜頭已為仙子所誅，惜乎玉石俱焚，連累吾家不少。」蛟王曰：「爾言蛟王為蚌母刁弄，爾何不怨蚌母而怨蛟王？」蝦妖曰：「蚌母即善刁播，彼如不聽，吾蝦氏安居海島，烏得受此控辱乎？此皆蛟王素愛蚌母媚態嬌姿，言聽計從，耳軟之害也。」蛟王曰：「蚌母而今若何？」蝦妖曰：「多嘴婦人有何好處，還不是東海一戰，被仙子法寶擊為兩半焉。」蛟王曰：「爾恨蛟王實甚，猶願晤之乎？」蝦妖曰：「老蛟頭生雙角，恃彼力大身長，動要強豪，欺壓水族之弱而軟者。豈料報應一到，死於陣內，不知為仙寶擊作幾百段矣，安得而遇之？」蛟王曰：「爾如遇之，爾又其如彼何？」蝦妖曰：「吾若得遇，必摳去彼之雙眼，以報當日認得蚌母、認不得蝦老子之過焉。」蛟王曰：「爾欲摳蛟王雙眼，爾看吾為誰？」言罷，將身現出。

蝦妖見而笑曰：「我的蛟王爺，爾還在陽世耶？我自聞你死後，朝也哭爾，暮也哭爾，行也哭爾，止也哭爾，活將一雙眼珠哭得凸出眶來，收不入內。」蛟王曰：「爾又何以哭得這樣傷心？」蝦妖曰：「哭爾死之太遲，如早死一載，吾蝦宮孫子個個尚存。」蛟王曰：「爾心恨我已甚，言若遇我必摳雙眼，請來摳之。」蝦妖曰：「吾言爾死，定墜無間地獄，若何得遇？」

如其能遇，可來摳吾雙眼耳。」蛟王曰：「爾背地詈吾，言語太重，今日相晤，將吾如何？」蝦妖曰：「久未覩面，將爾怎樣，敘些離情止矣。」蛟王曰：「別吾不問，爾之精靈歸於何處？」蝦妖曰：「前日東海交鋒時，吾猶未死，但被仙寶所擊，傷負甚重，行走維艱，暗暗躍入淺水之中，為養傷計。不待龍兵退後，來一漁翁，直向其間下了一網，將吾籠住，拉上海岸。」

漁翁喜曰：『吾此一網，雖不得魚，也得一蝦。』忙忙攜回，售諸市鎮。被一富漢買歸家內，交與妻曰：『可呼廚人與吾作成鹽蝦，以啣美酒。』妻曰：『鹽蝦味短，不如醉蝦味長。』富漢曰：『醉蝦需酒，爾有之乎？』妻曰：『吾室尚存陳酒半甕，將蝦放入，好好醉而蒸之。』富漢然其言，即命家人拾入甕中。吾思酒可散血，以傷重處移至酒之深處，孰意身軀太笨，將甕壓破，酒流滿地。其妻見而呼曰：『完矣，完矣，酒缸被蝦擊破矣。』富漢罵曰：『這個老燦頭，倒真可惡。』遂持械器，立將吾軀擊碎。吾靈不散，乘風而逃。逃至碧玉山，見有二位仙姑在洞修道，容顏美好，吾心不捨，現形駭之。只想駭得著她，占娶為妻妾。誰知仙姑道妙，舉口向吾吹噓。吾之腳跟不能穩立，被她吹至天半。暗將風車扭轉，躲過吹噓之力，向此退玩，何期與爾相會在茲。」蛟王曰：「爾生平多嘴，又好刁弄，而今原形已失，只有一點精靈。若無固魂丹吞入腹內，久則靈氣一散，仍歸烏有。不如隨吾去拜靈宅仙真，飲幾粒金丹，以固魂魄。」蝦妖曰：「如是甚好。」言已，各駕風車，向靈宅洞府而來。

蛟王歸洞，靈宅子詢曰：「爾奚往許久乃歸？」蛟王將遇毒龍、蝦妖之言，一一詳告。靈宅子喜，遂命傳人。朝參畢，收為門徒，各與固魂丹以服之。自是同往洞中，朝日修煉，推其意無非欲成道術，以復前仇也。然此暫置勿論。

且言翠華、翠蓋苦在碧玉修煉，待師傳詔，天壤同游。殊不知此山突來一九頭惡妖，口巨如盆，力大無敵。二翠與戰三晝夜，群妖喪於彼手者不計其數。二翠知不能勝，暗地商議往請三緘收伏。二翠計定，騰風四處觀望，見三緘師徒正息足於道旁。姊妹駐下風車，向前參拜。三緘曰：「二弟子不在碧玉煉爾大道，來此胡為？」二翠稟曰：「碧玉山中突來一九首惡妖，霸佔弟子之洞。弟子不服，與戰三日，弗能勝之，是以前來祈師指示。」三緘曰：「既占爾洞，爾可別有居處乎？」二翠曰：「無之。請師將妖驅除，弟子始有修煉之所。」三緘曰：「不必。師命三服另尋他洞，與爾修煉焉。」狐疑曰：「惡妖霸佔二翠洞府，師不收伏，凡妖皆小視吾師矣。吾師法力甚高，何不收之以為妖鑒？」三緘曰：「爾言如是，命爾兄弟為前隊，三服、棄海為前隊後應，西山、樂道為中隊，椒、蜻二子為中隊後應。」吩咐已畢，二翠前導，先向碧玉而去。三緘跨上野馬，與蛛龍、蛛虎、善成、護道隨後進發。

片時已到山前，狐惑、狐疑、三服、棄海直登絕頂，不見妖跡。轉詢二翠。二翠曰：「吾洞中道兄曾去窺探否？」三服即以隱身到洞窺探，果見惡妖盤臥於內。三服取錘在手，劈頭擊去，惡妖舉口一吹，將三服吹在半空，不能下地。棄海見彼仰首吹氣，忙持畫戟向喉刺之。惡妖低下頭來，噓氣如虹，復將棄海吹去百里之外。二狐見妖難伏，回稟三緘。三緘曰：「惡妖如此厲害，待吾伏之。」遂持腸絛子望空拋去。剛要墜地卷束惡妖，惡妖抽身在絛子以外，一聲大吼，山崩地動，絛子一縮，化作圓光而回。惡妖隨光直下，見絛子竟墜三緘身旁，於是捲起狂風，頃刻間走石飛沙，天地昏黑。狂風住後，三緘不知所之。諸弟子各皆啞然，面面相覷。西山道人曰：「是非狐兄勸師來收惡妖，如何有此？」狐疑曰：「師之法寶，何妖不伏，豈止此次？汝等不必驚惶，吾師必與惡妖戰鬥去矣。若吾師都為妖擒，吾輩早被妖吞，安有只擒吾師而獨留爾我。」西山曰：「閒言休講，吾等速速乘風以探師之行藏。如與惡妖相爭，亦可助戰。」言訖，各駕風車直入雲裡。探看已遍，影響毫無，只得暗回山前，同集一野閣之中，以候師駕。殊候至數日，亦無音信，愈候愈久，不見師歸。諸弟子無可如何，慌慌忙忙，四下尋師，各分東西而去。

紫霞真人默會三緘有難，遂遣復禮子、正心子、誠意子、虛靈子、靈昧子齊至碧玉山上，穿連與戰。無如累戰累敗，不能伏此惡妖。紫霞知之，命飛傳使者請碧虛、凌虛、清虛、雲衣諸真來到洞府，商議曰：「碧玉山一妖九首，將三緘攝入洞內，吾命諸弟子與之力戰，奈彼法術極大，皆敗下風。特請諸真前去助之，以救三緘，不然此子必喪於惡妖之手。」諸真聞言，即同紫霞各執法寶來至山外，呼聲搦戰。惡妖遂出，與凌虛大戰不已。凌虛以如意寶鏟揮去，天地震動，惡妖口吐青氣，將寶鏟托在一邊，向凌虛一金塔壓來。凌虛化道長虹，望東而隱。碧虛見凌虛戰敗，手執降魔金鐘，罩自當頭。惡妖雙爪托開，回以金塔。碧虛見凌虛戰敗，手執降魔金鐘，罩自當頭。惡妖雙爪托開，回以金塔。碧虛化成白氣，亦向西而隱焉。

清虛見二真敗下，手舉火輪金鞭直擊惡妖。妖見火起遍天，轉到北角，口噴王癸以熄火，將火輪金鞭吹向南去。雲衣出戰，以化虎金磚拋入半空，千百猛虎口吐火燄，向惡妖撲來。惡妖手持金鈴，搖上一搖，金磚斜斜滾向西去。二真無策，化作霞光五色，墜入海中。霞衣子謂紫霞真人曰：「是妖非凡物所化，如何伏之。不若回到大羅，稟於道祖，查考何物偷臨凡界，方能伏耳。」紫霞曰：「真人言之有理。」遂駕祥光，來到八卦臺前，跪稟所以。道祖曰：「此非妖也，自西方而至，須稟請佛祖乃可收之。」紫霞曰：「如再遲緩，恐傷三緘。」道祖曰：「三緘身有大道，妖不能傷。爾等速入西方，求之佛祖可也。」二真人於是同入竺國，參拜牟尼文佛，悉道其由。文佛即命西方衲子，於各佛宮中查之。衲子查畢回覆，並無別佛臨凡。

紫霞曰：「弟子瞥見是妖，非佛臨凡。如佛臨凡，慈悲在抱，安有如此兇惡？是必諸佛殿中所伏物類也。祈佛祖查西方諸佛所乘之物自知。」文佛又命衲子數人詳細查之，亦復無有失物。

因謂紫霞曰：「諸佛宮中詳細查來，無有失物。是妖或至自地府乎？」紫霞曰：「地府不過鬼類，無此法力，亦無此法寶，再祈佛祖於菩薩宮內查之。」佛祖點首曰：「吾再命衲子往查，爾且暫候。」紫霞稽首，侍立於旁。頃之，衲於復命曰：「菩薩宮內查之已遍，惟清涼文殊座下青獅三日未見。」文佛曰：「吾下佛旨，命師利菩薩去收青獅，復還本位。」紫霞再拜稽首，與霞衣真人同至清涼，拜請文殊前去收伏。菩薩曰：「吾座下青獅，轉年俱到峨眉，與白象相會。吾只言向峨眉去矣，孰知彼至碧玉山如斯放肆。看獅童子手執金縑，急去與吾收回。」童子駕得祥光，來至山上，密囑紫霞曰：「真人前去索戰，彼不出敵則已，彼如出敵，吾自有伏之之方。」紫霞如命，手執掀天寶鏟，來至洞外，呼戰聲聲。惡妖耀武揚威，趨出洞外，與紫霞大戰雲頭，不分勝敗。酣戰良久，紫霞出其不意，突舉寶鏟拋入，空中電掣雷鳴。惡妖不疾不徐，仰首吹之，將寶鏟吹至西隅，不能墜下。看獅童子身隱雲端，見得惡妖仰首吐氣，忙將金縑持定，向妖項拋來。妖見萬道金光，心內駭然，剛一俯首，金縑已繞其項，仍化為青獅焉。童子曰：「爾快回宮，毋得羈留，致乾罪戾。」言罷，跨上獅背，直奔清涼而去。

紫霞將寶收回，速入洞中，見三緘呆坐石牀，不能言語。

飲以金丹一粒，三緘蘇轉。二翠已臨，再拜座前曰：「吾師苦矣。」三緘曰：「此地不利修道，爾二人可去北鳳山麻姑洞內苦苦修煉，自有成道之時。」二翠拜辭，乘風竟去。